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朱 东 润 著

古典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評史大綱

朱 东 潤 著

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 上 海

中国文学批評史大綱

朱 东 潤 著

*

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零副陆号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書 号 170

开本 860×1156 耗 1/32 印張 11 1/8 字数 256,000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9,000 定价(7) 1.20 元

自序

一九三一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間，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一九三二年秋間，重加訂补，一九三三年完成第二稿。一九三六年再行刪正，經過一年的時間，完成第三稿。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开始排印。这时对外的抗战爆发了，烽火照遍了全国，一切的机构发生障碍，第三稿印成一半，只得搁下，其余的原稿保存在汉口。一九三八年春間，武汉大学西迁。就在这一年，放弃武汉，整个的战局起了变化。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第三稿也只贖了上半部。

在这几年的中間，自己曾經几次想把这部書重行写定，但是手边的書沒有了，手鈔的筆記也沒有了，連帶想把第二稿的下半部重行刪正，也不可得。承朋友們的好意，要我把这部書出版，我总是迟疑。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后，全部付印，因此又迁延了若干时日。事实終於显然了，我的大部的書籍和手写的稿件都沒有收回的希望。所以最后决定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略加校定，这便是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綱的前身。在这里，一切的形式和内容，无疑的都流露了讲义的气息。

讲义便有讲义的特点。因为授課的时间受到限制，所以每次的講授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因为講授的当中不能照本宣

讀，所以講授的材料不能完全擱入講義。因为在言論中要引起必要的注意，同时因为引証的語句，不能在口头完全傳達；所以講義中間勢必填塞了許多的引証，而重要的結論有时不尽写出。因为書名人名的目录，無論如何的重要，都容易引起听众的厌倦；所以除了最关紧要的批評家和著作以外，一概不輕闖入。这些都是講義的特点，姑不必問其是优点或是缺点。

然而講義确有講義的缺点。因为要避免掉書袋的批評，所以引書不一定注明篇卷。因为校对的疏忽，所以字句的誤植，标点的錯排，有时多至惊人。这里的責任，有些屬于我自己，也有些不屬于我。在出版的时候，当然應該全部改定，責无旁貸。在平时，本来应当如此的，然而現在是战时。战争增加了无限的光荣，然而也发生了不少的困难。战时的書肆，貧乏到怎样的程度，战时的圖書館，凌乱到怎样的程度，在太平了以后，大家也許不易想象，但是身經战时的我們，正在抗战的当中，必然会加以体認。我相信寬恕的讀者对于這本書的疏忽，也許会加以格外的优容。我也希望还有書籍湊手，重新写定的一日。然而我对于這本書的疏忽，只有負責，只有引咎。

在我的初稿写成以前，陈鐘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評史已經出版了；在初稿完成以后，郭紹虞先生的和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評史也陸續出版。此外还看到許多关于中国文学批評的著作。諸位先生治学的热忱和撰述的价值，深刻地引起我的欽服。但是我对于我這本書的責任，一切由我自己負擔。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襲；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違反。討論一切事物的时候，有一般的局勢，有各殊的立場。因为局勢相同，所以結論类似，同时也因为立場不一，所以对于万事万物看出种

种不同的形态。这本书的内容，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有异同的地方，只是事理的当然，原不足怪。我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不同的地方只是看法的不同，不敢抱自是的见地。

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这本书的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写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的人，忘去了作者的时代或宗派，是一种不能辩护的疏忽。在全书中，我曾经指出刘勰、鍾嶸所处的时代，我也曾指出对于当时的潮流刘勰如何地顺应，鍾嶸如何地反抗。我曾经指出元祐以后江西派几度的革新，我也曾指出反江西派的批评者如何地奋斗。至于明代秦汉派和唐宋派的递兴，清代神韵、性灵两宗的迭起，桐城、阳湖两派的相关，我相信我也曾经指出。但是我不曾对于每个时代加以特殊的标帜，而对于每个批评家，纵使大众指为某宗某派，甚至自己也承认是某宗某派，我很难得在姓名之上加以特别的名称。一切都是出于有意。我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这是一个矛盾，然而人生本来是矛盾的。刘勰承受宋齐以来的潮流，然而刘勰不满意宋齐以来的现实。严羽承受南宋以来的潮流，然而严羽不满意南宋以来的现实。假如我们承认刘勰、严羽的超越时代只是一种特例罢，但是鍾嶸较之刘勰更加超越，方回较之严羽也何尝不超越？我们怎样解释呢？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的指导。宗派会有固定的规律，甚至也会有因袭的恩怨，然而伟大的人生常会打破这些不必要的规律和不可理喻的恩怨。韩愈和李翱不同，黄庭坚、陈无己和韩驹、吕本中不同，李攀龙和王世贞不同，方苞、刘大猷和姚鼐、曾国藩不同，我们又怎样解释呢？也许有人指出

他們之間大同小異，所以不妨承認宗派的存在。倘使他們的中間只是大同小異，原不妨這樣說；但是誰能保證他們的中間不會是小同大異呢？因此，在這些情形之下，就時代或宗派立論，有時固然增加了不少的便利，有時也不免平添了若干的困難。所以，我決然放棄時代和宗派的標題，在章目里只見到無數的個人。這是一個嘗試，也許可以得到讀者的容許。

第二個不同的地方，是對於每個批評家，常把論詩論文的主張放在一篇以內而不給以分別的敘述。批評家論詩論文，有時採取不同的立場：韓愈是一個例，袁枚自稱論文嚴而論詩寬，更是顯然的一個例。所以分門別類的敘述，確實有一種便利；但是這裡，和上面一樣，也有相當的困難。蘇軾論詩論文論詞，都有他的主張，我們不便把整個的蘇軾分隸於三個不同的篇幅。在一部比較詳密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里，困難還要增加。劉熙載的藝概，論詩，論文，論賦，論詞曲，論經藝，我們更不便把整個的劉熙載分隸於五六個不同的篇幅。中國文學批評史究竟不是文論史，詩論史，詞曲論史的聯合的組織，所以我決意放棄分門別類的敘述；除了仅有的例外，在這本書里所看到的，常常是整個的批評家，而不是每個批評家的多方面的組合。

第三個不同的地方，是這本書的敘述特別注重近代的批評家。中國是一個富於古代歷史的國家，整個的知識界瀰漫了“信而好古”的氣氛。五四運動以前，一般的知識分子固然是好古；五四運動以後，除了打開窗戶，吸收一些外來的空氣以外，仍然是好古。大學課程里，文學史的講授，只到唐宋為止；專書的研討，看不到宋代以後的作品——並不是罕見的實例。因此即是討論到中國文學批評，一般人只能想起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最多只到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十一世紀以後的著作，幾乎逸

出文學界的視野，這不能不算是駭人听闻！有人會說文學批評的原理，劉勰、鍾嶸已經說盡，其餘只賸一些枝葉，用不着過分注意。在言論自由的社會里，每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這當然是一種意見。但是我的意見，是應當根據遠略近詳的原則，對於近代的批評家加以詳密的敘述。也許這裡講得太多一點，但是我們對於一千年以來的歷史既然無法加以“革除”，我們的的生活同樣地也無法超越近代的階段，遙接一千年以上的古人，那麼即使多知道一點近代文學批評的趨勢，似乎也不算精力的浪費。何況縱使這本書“遠略近詳”，其他主張“遠詳近略”的著作原自不乏。一切的事物，相反亦可相成，廣博的讀者當然可以得到必要的補償。

這本書的出版雖遲，但是看見講稿的人已經不少。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的批評，我是一概地接受，一概地感激。除了幾種極端的評論以外，這裡可以提出一點。有人說這本書雖然是“史”，但是還有些“文”的意味。有人說這是“文學批評之批評”。假如我的猜測不錯，他們的意見也同樣地認為這本書不完全是史實的敘述，而有時不免加以主觀的判斷。這一點我當然承認，但是我願意聲明，一切史的敘述里，縱使我們盡力排除主觀的判斷，事實上還是不能排除淨盡。“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什麼是“至”？中庸說過，君子之道，“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我們的目標，不妨完全是史實的敘述，然而事實上不能辦到，這是一點。還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觀的問題。作史的人總有他自己的立場，他的立場所看到的，永遠是事態的片面，而不是事態的全面。固然，我們也說要從許多不同的角度，觀察事態，但是一個事態的許多片面的總和，仍舊不是事態的全面。這是又一點。還有，歷史的記載當然是

史，文学批評史也是史，但是和历史的史究竟还有些許的不同。在已往的許多著作里，什么是文学批評，什么不是文学批評呢？在取材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擇別，擇別便是判断，便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在叙述几个批評家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流变，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較，这也是判断，更不是史实的叙述。文学批評史的本質，不免帶着一些批評的气息。这是第三点。事态上无可避免的現實，只有請求讀者的原諒。

这本簡陋的著述在国难中付印，更减少了請求訂正和自行修改的机会。叙述的錯誤和判断的不正确，都在所不免，一切請求讀者不吝指示，俾得訂正。

在本書的創始和出版中，得到許多朋友的指导，我都十分感激。对于协同搜集材料的任翹忱先生，提議付印的馬文珍先生，和贊助出版的叶圣陶先生，尤其应当借此机会，表示深切的感謝。

一九四三年二月，重庆，柏溪

目 次

自 序

第 一	緒言.....	1
第 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諸家.....	3
第 三	詩三百五篇及詩序.....	9
第 四	西漢之文學批評.....	13
第 五	東漢之文學批評.....	16
第 六	建安時代之文學批評.....	22
第 七	陸機陸雲.....	25
第 八	皇甫謐左思摯虞附李充.....	29
第 九	葛洪.....	32
第 十	范曄蕭子顯附裴子野.....	36
第 十 一	沈約.....	39
第 十 二	劉勰.....	44
第 十 三	鍾嶸.....	54
第 十 四	蕭統蕭綱蕭繹.....	61
第 十 五	顏之推.....	66
第 十 六	隋代之文學批評及“文中子”.....	70
第 十 七	唐初史家之文學批評.....	73
第 十 八	劉知幾.....	77

第十九	初唐及盛唐时代之詩論	81
第二十	白居易元稹	85
第二十一	韓愈	88
第二十二	柳冕柳宗元李翱皇甫湜李德裕	92
第二十三	司空图 附唐人論詩雜著	98
第二十四	歐陽修曾巩	102
第二十五	王安石蔡絛葉夢得	107
第二十六	苏轼苏辙張耒	112
第二十七	黃庭堅	117
第二十八	陳師道范溫	123
第二十九	呂本中韓駒	128
第三十	張戒	133
第三十一	楊万里姜夔陸游	136
第三十二	葉适	144
第三十三	朱熹 附道學家文論	147
第三十四	自詩本義至詩集傳	154
第三十五	嚴羽	157
第三十六	刘克庄	162
第三十七	晁补之李清照黃昇	166
第三十八	沈义父張炎	170
第三十九	方回	174
第四十	元好問	179
第四十一	貫雲石周德清乔吉	182
第四十二	高棅	186
第四十三	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 附李東陽	191
第四十四	楊慎	196

第四十五	謝榛王世貞	201
第四十六	唐順之茅坤	207
第四十七	歸有光及“弇州晚年定論”	212
第四十八	徐渭臧懋循沈德符	216
第四十九	呂天成王驥德	219
第五十	袁宏道	224
第五十一	鍾惺譚元春	228
第五十二	錢謙益	233
第五十三	馮班	237
第五十四	陳子龍吳偉業	241
第五十五	黃宗羲	246
第五十六	王夫之顧炎武	251
第五十七	侯方域魏禧	255
第五十八	毛奇齡朱彝尊	260
第五十九	王士禛	264
第六十	吳喬楚執信	270
第六十一	葉燮	274
第六十二	清初論詞諸家	279
第六十三	金人瑞	285
第六十四	李漁	289
第六十五	方苞劉大櫟	293
第六十六	姚鼐劉开	297
第六十七	紀昀	301
第六十八	沈德潛	304
第六十九	袁枚	308
第七十	趙翼	312

第七十一	章學誠.....	317
第七十二	阮元.....	320
第七十三	惲敬.....	324
第七十四	張惠言周濟.....	327
第七十五	曾國藩.....	331
第七十六	陳廷焯.....	335

後 記

第一 緒 言

文学批評一語，古无定名。隋書經籍志于文章流別志論、翰林論、文心雕龍等諸書，皆附列總集之后，所謂解釋評論，總于此編者也。旧唐書因之。新唐書藝文志始立文史類，凡四家四部十八卷，其不著錄者又若干。宋史因之，凡九十八部六百卷，然如艇齋詩話，茗溪漁隱叢話等，又別入小說類，則分部別居，盖有未尽者。明史藝文志亦有文史類，凡四十八部二百六十卷，其錯入小說類者未見，盖視宋史為加謹矣。四庫總目始別有詩文評類，然亦不能尽賅文学批評，如樂府指迷，詞苑叢談之附入詞曲類者是也。

凡一民族之文学，經過一發揚光大之時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風會，發踪指使之人物，其終復恒有折衷群言，論列得失之論師，中間參伍錯綜，辨析疑難之作家，又不絕于途。凡此諸家之作，皆所謂文学批評也。得其著而讀之，一代文学之流變，了然于心目間矣。

文学批評与批評文学，二名并县，詁訓兩异。文学批評之义，略如前陈，批評文学則指其中之尤雅飭整齊者而言。只詞單句，不成片段者，固無論矣，即摭拾賸語，勉成完書者，亦非其倫。舉此以繩，自文心雕龍，鍾嶸詩品，史通，原詩，文史通義等諸書以外，可得而數者，盖无几矣。今茲所論，固不限此。

或者謂文學批評之盛衰，每視文學之升降為轉移，斯又不然。魏晉六朝之文學，以太康間為極盛，而劉鍾成書，翻在齊梁。唐人之詩，標新領異，恢廣疆土，包毓靈異，而唐人論詩，自司空圖詩品以外，未中肯綮。妙觀逸响之句，獨標奧義，詩眼响字之論，備言音律，此皆出自宋人，遠迈唐代。宋人之詞，千年獨擅，然宋人論詞，或造詩余之說，辭而辟之，翻在近日。至于東坡之空靈，碧山之沈鬱，推少游為詞心，辟劉蔣為外道，此論惟于後人得之。戏曲肇自金元，小說盛于明代，而評論戏曲，批判小說，則探幽鉤深，出色當行者，蓋猶有待。然則，謂文學批評之與文學同時升降者，誤矣。

然于此中有當知者，則對於某項文學之批評，其成熟之時，必在其對象已經完成以後。有違此例，必多乖舛。昔摯虞持論，謂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至于五言七言，但于俳諧倡樂用之。此言若令六朝以後聞之，寧不成為笑柄。英人高斯嘗言：“自今觀之，昔日之批評家建樹規律，執一繩萬，其病常在所不免，正規之批評中，常為此規律太嚴之病所乘，而創造的想象所成之作品，常以不合當代之規律而見斥，如勃萊克，基慈，乃至彌爾敦之詩是矣。”此言可以証也。

至于中國文學批評之分類，四庫總目詩文評類提要云：“文章莫盛于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舉此五端以當文學批評，範圍較狹，而詩話詞話彙陳瑣事者，尤非文學批評之正軌。然前代文人評

論之作，每每散見，爬羅剔抉，始得其論點所在，正不可以詩文評之類盡之也。至若東坡之論蘇李贈答，晦庵之辨詩大小序，此則自為考訂一派，逸出文學批評之常軌，今茲所述，蓋從略焉。

今欲觀古人文學批評之所成就，要而論之，蓋有六端。自成一書，條理畢具，如劉勰鍾嶸之書，一也。發為篇章，散見本集，如韓愈論文論詩諸篇，二也。甄采諸家，定為選本，後人從此去取，窺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嶽英靈集，高仲武之中興間氣集，三也。亦有選家，間附評注，雖繁簡異趣，語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態畢具，如方回之瀛奎律髓，張惠言之詞選，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語不尽傳，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見於他人專書，如山谷之說，備見詩眼者為五；見於他人詩文，如四靈之論，見於水心集者，六也。此六端外，或有可舉，蓋不數數觀焉。

讀中國文學批評，尤有當注意者，昔人用語，往往參互，言者既異，人心亦變。同一言文也，或則以為先王之遺文，或則以為事出沈思，功歸翰藻之著作。同一言氣也，而曹丕之說，不同於蕭繹，韓愈之說，不同於柳冕。乃至論及具體名詞，亦復人各一說，如晚唐之稱，或則以為上包韓柳元白，或則以為專指開成而後。逐步換形，所指頓異，自非博綜於始終之變者，鮮不為所瞀亂，此則分析比較，疏通證明之功之所以貴也。

第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諸家

文學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凡一民族形成之時期，其哲人巨子之言論風采，往往影響於其民族精神，流風余韻，亙千百年。故於此時期中，能深求一代名哲之主張，於其民族文學之得失，思過半矣。此其人雖不必以文學批評家論，而其影響之大，往往

过一般之批評家远甚。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旧說以为虞舜之言，說詩者多稱道之，所托虽古，实不足信。求古人之言論，要不出春秋以来，其时实为吾民族形成之时代。自周之兴，宗族勳旧，分布东方，及犬戎进逼，幽王失国，于是全民族东徙，复与东方固有之諸族混合，文化进展。今日吾人所讀之古籍，詩書春秋，皆此时期以来之产物也。其时之思想家，与后代以最大之影响者，则有孔子。

孔子論文，皆指學問而言，与后世之言文學者不同。論語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其意可見。他如論語所記，皆可舉証：

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 何晏集解引馬融說：“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邢昺疏：“文謂先王之遺文。”

子曰：从我于陳蔡間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 邢昺疏：“若文章博学，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

后人或据四科之序，文不在上，以証孔子重德行而輕文學之旨；以文行忠信之次論之，其說不可尽信。然論語宪問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述而亦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旨可見。大抵孔子言文，要在应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言可証也。

論語論關雎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古人以为言其音律諧适，使人聞之中和且平，而不至于淫且傷焉。此論盖为音律而发。至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云：“詩可